

文匯
叢書

杨匡满◎著

西西伯利亚 笔记

文匯出版社

杨匡满◎著

文
汇
纪
实
丛
书

西西伯利亚 笔记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西伯利亚笔记/杨匡满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 7
ISBN 7-80676-616-2

I. 西...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8226 号

· 文汇纪实丛书 ·
西西伯利亚笔记

作 者 / 杨匡满

摄 影 / 杨匡满 胡雄飞 王景坤

丛书主编 / 萧关鸿

责任编辑 / 闻 之

特约编辑 / 屈 植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40 1/16

字 数 / 160 千

印 张 / 14.625

印 数 / 1—6 000

ISBN 7-80676-616-2/I·106

定 价 / 20.00 元

关于文汇报实丛书

纪实文学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状态,是任何文学样式在任何年代的发展无法比拟的。这令人欣喜,也令人忧虑。

欣喜的是纪实文学无论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形式的创新和变化、出版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读者的接受和反应都已经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一马当先;忧虑的是过快和过度的膨胀容易形成泡沫,而泡沫是不会结出果实,留下种子的。

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因为我们作为媒体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对这种介于新闻、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样式有着“血缘”的关系、特殊的兴趣和资源的优势。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将有丰富多样的题材和更丰富多样的色彩。传奇事变和热点探访,伟大人物和平民生活,历史追问和现实思考,文字特色和图像魅力,厚重分量和轻松感觉,能够熔于一炉,相得益彰。

一套丛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纪实文学这个领域里更其不易。我们的努力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主编

目录

西西伯利亚笔记

○、我为什么去西伯利亚	3
一、年龄最大的旅行者	6
二、我的西伯利亚家	12
三、尤拉、丹妮娅和尤里亚	17
四、农贸市场与夜总会	25
五、从列宁广场到鄂毕河码头	33
六、在西伯利亚农业科学院	40
七、连松鼠也能得奥运奖牌	45
八、抚摸自然也抚摸历史	50
九、依拉老太太	56
十、移民局的漂亮小姐	61
十一、警察闯进门：拿出你的护照	66
十二、没有壁炉的夜晚	69

十三、寂寞与无奈	77
十四、到巴尔瑙尔去	80
十五、奔波的滋味	87
十六、依然没有壁炉的夜晚	93
十七、阳光、雪原和读诗集的姑娘	98
十八、新西伯利亚交响乐团	104
十九、悠悠逛逛的日子	108
二十、迎来第三个合作伙伴	112
二十一、谢廖沙和周局长	117
二十二、胜利大逃亡之后	124
二十三、阿姆巴村和方尖碑林	128
二十四、油画、CD 和俄罗斯水饺	136
二十五、最后的晚餐	140
尾声：假如我给普京当顾问	146

附 录

莫斯科七昼夜	155
远东风景	200

西西伯利亚笔记

〇、我为什么去西伯利亚

人生中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比如我为什么要去西伯利亚。一个灵感，一次偶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人生某个阶段。得意也罢失意也罢，辉煌也罢暗淡也罢，其实都只是一个驿站甚至只是一个标点。

我生性好猎奇，这大概是唯一的解释。别人都能去或容易去的地方，我未必去或者不忙去。别人很难去的地方，无论多么蛮荒，往往最能让我想望让我激动。

我明明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许多地方你是永远走不完的，比如中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幅员辽阔的大国，你即使是总统，最多也是走遍它的省、它的州罢了，你不可能走遍它每个乡村。

西伯利亚就更是这样了。多少世纪以来，它是遥远和辽阔的代名词，它是荒寒与服苦役的代名词。世界地图上最大的一块土地就是西伯利亚——广义的西伯利亚；在俄罗斯地图上它分为西西伯利亚平原、东西伯利亚高原和远东边疆区。它的总面积120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俄罗斯的三分之二，几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两国面积的总和。而整个西伯利亚的人口，大概也就是中国和印度的百分之一。而且主

要集中在南部乌拉尔到远东铁路沿线的若干城镇。原始森林、冻土带、无人区占了西伯利亚的绝大部分。最聪明最强大的人类，是这里的稀有物种。而且在这里，不愿繁衍自身。

我所到的，自然是西伯利亚的一部分，一小部分，具体说是西西伯利亚的一小部分。当然，远东我也去过，西伯利亚大铁道我也经历过，那都是跑马观花而已。

近二百年前，1827年，诗人普希金把他作的两首诗托一位12月党人的妻子摩拉维奥夫娜带到了西伯利亚的一处矿坑。那里有他的两位朋友：普希钦和尼基塔·摩拉维奥夫。其中一首《寄西伯利亚》这样写道——

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
请把高傲的忍耐置于心中；
你们辛酸的工作不白受苦，
崇高理想的追求不会落空。

灾难的忠实姊妹便是希望，
在幽暗的荒原下鼓舞人心；
她将把勇气和欢乐激扬，
渴盼的日子就要降临。

遗憾的是我没能去到当年百余名12月党人劳作的西伯利亚矿坑。我还遗憾当年俄罗斯许多伟大诗人因为交通，因为严寒，恰恰没有到过西伯利亚。

不管怎么样，我去了，经历了，不是官方访问，也不是有钱的旅游者或没钱的流浪汉，而是像一个普通居民那样住了一个月。这在我人生中难得，在我一帮老朋友中也尚未听说有第二人。这就够我陶醉和炫耀一阵子了。我的所见所闻所感

所思，免不了肤浅，却都是现货鲜货。

我还想说：我是在 2003 年春天写下这些文字的，在近乎隔离的“非典”的日子里我格外怀念你——西伯利亚。我相信，在那里获得“非典”的机会跟获得登月的机会几乎相等。

一、年龄最大的旅行者

我环顾机舱，突然发现自己这是这一趟航班上年龄最大的人。真说不上是得意还是悲凉了。

除开十来个俄罗斯人，就是三四十个中国“倒爷”——于今他们的层次提高了，该改称他们为企业家了。那些俄罗斯人多半还是提着大大小小的蛇皮编织袋上的飞机，反正是他们新西伯利亚航空公司的班机，机上又空着一多半座位。俄罗斯航空服务员对这些同胞老乘客是不太在意的。

而从我身后传来的口音，几乎都是南方的，江浙一带的尤其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都与生意有关。这一带的人机敏的商业头脑，开阔的视野和闯荡天下的勇气，如今已不亚于广东福建。他们在欧洲的餐饮、零售业早已遍及各地，于今又向俄罗斯这片广袤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进军了。

我多少有点自惭形秽。只有我，是这趟航班上唯一的、也是孤独的旅行者。

说孤独也不全对。我有个伴：吴军。他是西北一家农业高科技公司的副总经理，去西伯利亚考察投资市场，特别是建立水果批发市场的可行性。而我在西安时以作家身份去过他

们公司，与小吴有一面之交。更有趣的是此次我去俄罗斯的身份正是借他们的光，也算是他们公司的“副经理”，目的是考察林业及耐寒作物，参加相关学术会议，以便制定投资和引进技术的方案——我的作家同行要知道了，一定笑掉大牙。我不知我的邀请人马福林——新西伯利亚源源国际贸易公司的老马，写过不少小说的老马，太极拳打得入神入化的老马——是怎么拟的邀请信，他让俄罗斯朋友翻译这封邀请信时心里打过鼓吗？

反正我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办签证时心里是打鼓的。因为我明明在《中国作家》工作，明明是去旅游，去体验生活。我哪是什么“副经理”，连小秘都不是。

三十六岁那一个本命年里，我参加中国—伊朗联合登山队去了喜马拉雅；如今六十了，又一个本命年，我选择了西伯利亚。我原本希望中间能去一趟南极，早早地就胆怯了。好不容易去年认识了一个老马，去西伯利亚的机会再不能错过了。

正好老马同小吴的公司有约，我就鼓动小吴与我同行。尽管小吴是第一次出国，尽管他只能在西伯利亚呆四天。但他会几句英语，我还记得几句俄语，他又比我年轻得多，相互有个关照。我想，这是最佳的旅行组合了。

T-154 准点滑向跑道。这是2002年10月7日，中国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从北京飞西伯利亚的航班一周只有两次——周一和周五。

晚秋的一场寒风刚刚吹过，阳光很好。比起当年第一次乘飞机进西藏，我倒是很平静。

“空姐”出现了，端着糖果盘子，让乘客自取。这是俄罗斯航班的规矩了。我之所以给空姐加上引号，因为那两位十分富态的航空服务员只能称她们为大婶了。据老马介绍，俄罗

斯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职业也常常是终身制，别说是“空大婶”，连“空奶奶”都有。这未免让我吃惊，以致怀疑老马的话是否有小说之嫌。二十多天后我乘坐了莫斯科——新西伯利亚航班，说那位空姐貌若天仙也不为过。可见我的怀疑对了，也可见俄罗斯航空还是区分热线和一般航线来安排乘务服务的，像北京——西伯利亚这条线，一周仅两班，乘客也总是稀稀拉拉，安排“空大妈”足可以了。

不过，“空婶”也罢，“空奶奶”也罢，她们送来的奶汁鱼、豌豆胡萝卜烩米饭和水果，还是被第一次出国的陕西老弟小吴接受了，这让我感到几分宽慰。

飞机正在飞越蒙古高原，翼下白茫茫一片。也就是说，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已经下过雪了。这雪意味着深秋的来临还是初冬的开始呢？

不知不觉中飞机已飞行了四个多小时。我们不由得贪婪地向翼下张望。

大地已离我们越来越近，根据我的经验，那黑色的一定是松林，那灰褐色的大概是桦树林或杨树林；那么，浅黄色的呈矩形的便是耕地，浅浅的蓝色便是湖沼了。它们都是一团一团，如不规则的液体似的流淌在大地上。没有建筑物，看不见城市也看不见乡村。

哦！这就是西伯利亚了。

待见到一条孤零零的铁轨，一条孤零零的公路，也终于出现了些许建筑物，又有一条绿色的带子穿过，我想：这该是鄂毕河了，俄罗斯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到了。

飞机在跑道上来来回回磨蹭了足有二十多分钟，停机坪上没几架飞机，这让我们等得不耐烦。就这么提着行李站在机舱过道里。服务员让俄罗斯人先下，而后才让我们这些外国人下。这规矩我在1997年去海参崴时就体验过，也就不奇

怪了。

终于被允许下飞机了。跑道上劲吹来的风夹带着雪粒，让你先尝尝西伯利亚的滋味。

步行百米，便到了入境海关大楼。与其叫它大楼，不如叫它小楼。仅两层，面积也很小，几十个人进去，还显得空空荡荡。我想，选择从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的外国人，除开几个做买卖的中国人，就是我这样的疯子了。

我们的出境手续比想象的要顺利。此前老马曾告诫我们，俄罗斯海关效率特慢，过关等上两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的事。或许是今天人少的缘故吧。唯一要填写的是带进俄罗斯的外币数目，这跟中国海关十几二十几年前差不多。再就是邀请函的复印件千万不能忘，否则你只能原机返回。

老马已在栏杆那一头向我们摆手，看来，西伯利亚之行的第一步还算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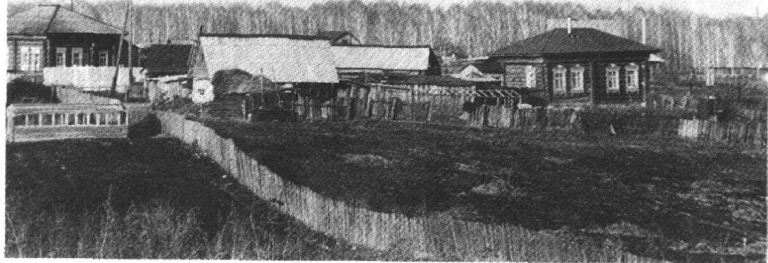
国道边的白桦林

正是中午,阳光和空气都那么纯净。原来新西伯利亚和北京也就一个小时时差。

雪后的风刮在脸上,不由得让我早早地取出了羽绒衣。

车就等在楼外,没有几步路。老马的一位朋友萨沙开一辆丰田小面包来接我们。老马介绍说,萨沙当过俄罗斯的特种兵,在中亚服役过几年,如今复员了。我顿时有一种安全感。在北京时老马就跟我吹,要派特种兵来陪我,果然不假。萨沙还能说几句汉语,那是跟老马学的。

从机场进城没有高速也不需要高速。已经坑坑洼洼的沥青路上,往来车辆也不多。路边是空旷的田野,偶有几座圆木垒起的盖着水泥瓦或石棉瓦的俄罗斯乡村小屋。路边虽没有通常整齐排列的行道树,却时见一片一片白桦和小叶杨。这里肯定已经过了好几场风雪了,但满树金黄依然,美丽依然,给人一种丰富和顽强的感觉。这片黑土地上生长的秋天,尽管短暂,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几场风雪征服的。偶尔有几片刚



西伯利亚深秋的乡村

刚掉落的白桦叶、黑桦叶和杨树叶，它们如同金色的小精灵，在道路上打着旋，在阳光下打着旋，就像是专程来迎接我们，来为我们开道似的。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贪婪地呼吸着接近零污染的空气。萨沙的中国话没几句，我还是用俄语同他交谈。他是地道的俄罗斯族，可出生在哈萨克斯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许多中亚国家，俄罗斯族的人口超过了别的民族。萨沙的头发金黄中带点褐色，蓄的胡子也是，这使他看上去像一头独狼。他说他最爱的运动是拳击。

我忽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他似的。对了，他简直就是德国队的守门员卡恩的翻版。

有“卡恩”给我开车给我守门，我的心情也像这正午的阳光！